

大莊嚴論經卷第三

(一一)復次若有弟子。能堅持戒為人宗仰。一切世人並敬其師。我昔曾聞。有諸比丘曠野中行。為賊剽掠剝脫衣裳。時此群賊懼諸比丘往告聚落盡欲殺害。賊中一人先曾出家。語同伴言。今者何為盡欲殺害。比丘之法不得傷草。

今若以草繫諸比丘。彼畏傷故終不能得四向馳告。賊即以草而繫縛之。捨之而去。諸比丘等既被草縛。恐犯禁戒不得挽絕。身無衣服為日所炙。蚊虻蠅蚤之所唼燒。從旦被縛至於日中。轉到日沒晦冥大闇。夜行禽狩交橫馳走。野狐群鳴鶴梟雉呼。惡聲啼叫甚可怖畏。有老比丘語諸年少。汝等善聽。人命促短如河駛流。設處天堂不久磨滅。況人間命而可保乎。人命既不久。云何為命而毀禁戒。諸人當知。人

身難得。佛法難值。諸根難具。信心難生。此一一事皆難值遇。譬如盲龜值浮木孔。佛之正道不同於彼九十五種邪見倒惑無有果報。修行佛道必獲正果。云何惜如是危脆不定之命毀佛聖教。若護佛語現世名聞具足功德後受快樂。如佛說偈

若有智慧者

能堅持禁戒

求人天涅槃

稱意而獲得

名稱普聞知

一切咸供養

必得人天樂

亦獲解脫果

伊羅鉢龍王

以其毀禁戒

搘傷樹葉故

彼得出龍中

諸佛悉不記

命終墮龍中

能堅持禁戒

斯事為甚難

戒相極眾多

分別曉了難

如劍林棘聚

處中多傷毀

愚劣不堪任 護持如是戒

是諸比丘為苦所逼。不得屈申及以動轉。恐絕於草傷犯禁戒。自相謂言。我等修行亦如彼稱。均平處所不令增減。今在怖難恐懼之處。執志不虧始別儻健。以斯賤命當貿責法。人天之樂及涅槃樂。我等今者更無所趣。唯當護戒至死不犯。即說偈言

我等往昔來 造作眾惡業
或得生人道 竊盜姪他妻
王法受刑戮 計算不能數
復受地獄苦 如是亦難計
或受畜生身 牛羊及鷄犬
麅鹿禽狩等 為他所殺害
喪身無涯限 未曾有少利
我等於今者 為護聖戒故
分捨是微命 必獲大利益

我等今危厄 必定捨軀命

若當命終後 生天受快樂
為人所輕賤 現在惡名聞
今當共立要 命終墮惡道
假使此日光 於此至沒命
我要持佛戒 曝我身命乾
假使諸惡狩 累裂我手足
終不敢毀犯 繩師子禁戒
我寧持戒死 不願犯禁生

諸比丘等聞老比丘說是偈已。各正其身不動不搖。譬如大樹無風之時枝葉不動。時彼國王遇出田獵。漸漸遊行至諸比丘所繫之處。王遙見之。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裸形者為是尼捷為是沙門。作是念已遣人往看。諸比丘等深生慚愧障蔽其身。使人審知釋子沙門。何故知之。

右肩黑故。使即還返白言。大王。彼是沙門非為尼捷。即說偈言

王今應當知

彼為賊所劫

慚愧為草繫

如鉤制大象

于時大王聞是事已。深生疑怪默作是念。我今宜往彼比丘所。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青草所繫手

猶如鸚鵡翅

又如祠天羊

不動亦不搖

雖知處危難

默住不傷草

如林為火焚

犛牛為尾死

說是偈已往至其所。以偈問曰

身體極丁壯

無病似有力

以何因緣故

草繫不動轉

汝等豈不知

身自有力耶

為呪所迷惑

為是苦行耶

為自厭患身

願速說其意

於是比丘。以偈答曰

此草甚脆弱

頓絕亦不難

但為佛世尊

金剛戒所縛

守諸法禁故

不敢挽頓絕

佛說諸草木

悉是鬼神村

我等不敢違

是以不能絕

如似呪場中

為蛇畫境界

以神呪力故

毒蛇不能度

牟尼尊畫界

我等不敢越

我等雖護命

會歸於磨滅

願以持戒死

終不犯戒生

有德及無德

俱共捨壽命

有德慧命存

並復有名稱

無德喪慧命

亦復失名譽

我等諸沙門

以持戒為力

能生諸功德

生天之梯陞
得聖之橋津
誰有智慧者
爾時國王心甚歡喜。即為比丘解草繫縛。而說偈言

善哉能堅持
寧捨己身命
我今亦歸命
歸依離熱惱
堅持禁戒者
(二)復次若人內心賢善則多安隱利益一切。
是故智者應修其心恒令賢善。我昔曾聞。有諸比丘。與諸估客入海採寶。既至海中船舫破壞。爾時有一年少比丘捉一枚板。上座比丘。不得板故將沒水中。于時上座恐怖惶悸。懼為水漂。語年少言。汝寧不憶佛所制戒。當敬上。

名稱之種子
諸利之首目
欲壞戒德餅
如來世尊實有斯語。諸有利樂應先上座。復作是念。我若以板用與上座。必沒水中洄渦波浪。大海之難極為深廣。我於今者命將不全。又我年少初始出家未得道果。以此為憂。我今捨身用濟上座正是其時。作是念已。而說偈言

釋師子所說
護法不毀犯
如是顯大法
牟尼解脫尊
我今亦歸命
我為自全濟
無量功德聚
軀命極鄙賤
我今受佛戒
為順佛語故
若不為難事
我若持此板
必渡大海難
我今沒水死
雖死猶名勝
若捨佛所教
失於人天利